

存在? 存在!

——存在哲学视角下二战后美国小说分析

金 鸣

(四川民族学院 英语系,四川 康定 626001)

【摘要】“存在”命题是人类哲学界的永恒母题之一。经历了二战的洗礼,美国处在一个动荡不安又十分特殊的历史时期,文学创作在数量、质量和形式上都取得了一定的成就。在这些文学作品中普遍蕴含着存在哲学色彩,揭示了二战后的美国在死亡阴影笼罩下的脆弱生命、宣告“上帝已死”后的精神彷徨和个体异化后的孤独与被排斥。作品关于对人生深刻思考的特殊表达以及那些关于对人、人的处境、情感、身份、选择、命运等命题的苦苦探究,成为人类自身存在和抗争的重要证明,为美国文学乃至世界文学史上留下浓墨重彩的一笔。

【关键词】二战;存在哲学;美国小说

【中图分类号】I712.074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3-1883(2013)01-0076-04

作为唯一意识到自身生存问题的生物,“存在”问题是人类无法规避且必须解决的重要命题。千百年来,众多的思想家、哲学家、文学家都在试图通过各种途径寻求到“存在”的真谛。20世纪,萨特等人在关于这一命题研究中所作出的突出贡献,深刻地影响了美国二战之后的文学创作。这些作品真实地反映了在二战这一特定时代背景下美国人的情感体验和生存状态,描绘了一个由宗教的没落、社会的“异己”、人性的堕落等重重危机所构成的荒诞世界,揭示了人类的生存状态和处境。作家们运用丰富的、独特、创新的艺术技巧,将存在哲学思想与美国二战后小说的肌理真正地交织在了一起,使作品本身成为富于强烈个人色彩、蕴涵着对人生独特精妙思考的特殊表达。作品中那些关于对人、人的处境、情感、身份、选择、命运等命题的苦苦思索,以及与存在哲学相关联的由醉乡、白日梦、同情、理解与宽恕所交织的拯救之途的积极探究,使存在的荒谬和迷失自我的悲痛纠结在一起,共同成为人类存在和抗争的重要证明。

一 存在哲学及二战后在美国的发展

“存在”一词的拉丁文为 *existentia*,译为存在、生存。与传统哲学关注抽象概念的特点有所不同,存在哲学更加注重存在和人生,并于二战前后在全世界范围内产生了广泛而深远的影响。丹麦的神秘主义哲学家克尔凯郭尔和德国哲学家尼采被公认为是存在哲学思想的先驱,克尔凯郭尔最先从基督教中吸取了“存在”这一概念并赋予其现代内涵,即“存在就是非理性的主观体验”。在克尔凯郭尔看来,哲学的核心和研究对象应当是“人”的存在。

尼采在存在哲学演进进程中同样占据中心席位,“没有尼采的话,雅斯培、海德格和沙特是不可思议的”^[1],他反对古希腊哲学的理性传统和基督教的价值体系,认可哲学应该研究和关注人和人的存在以及意义,并得出正是因为上帝的万能才导致了人的无能的结论。而“上帝死了”^[2],既标志着以上帝存在为基础的理性价值观念的崩溃,同样也是人类自己创造自己、为自己负责的具有重大意义的开端。克尔凯郭尔和尼采都表达了对“人”的“存在”的关注,强调和关注人的主体意识,这对萨特建构存在主义哲学有着重大意义。萨特是20世纪法国声誉最高的思想家、哲学家、文学家和社会活动家,也是构建、完善并将存在哲学发展推向巅峰的人。萨特在继承了克尔凯郭尔对个体意识存在及其体验的强调以及尼采“上帝死了”的观念的基础上,以笛卡尔式的高度清澈来推演他的观点,并将其推演成人道主义行为的重要基础。萨特的哲学思想既充分消解了前者的悲观绝望和后者的疯狂张扬,又富于理性思辨色彩。同时,受二战的爆发的影响,萨特体验到集体、社会和境况的力量,进而将对个体生命的关注投向人类群体,他不再认为“个人与国家、个人与社会没有关系”^[3]。战争使他认识到“个人自由必须向社会自由过渡”^[4],并试图在个人自由与社会和谐之间寻找一种结合方式的思考。萨特存在主义哲学的主要思想有:“存在先于本质”,“世界是荒谬的,人生是痛苦的”以及“自由选择”^[5]。

存在主义作为一个哲学流派,最先出现在德国,而后在法国走向成熟。萨特的重要著作《存在

收稿日期:2012-10-20

作者简介:金 鸣(1980-),女,四川宣汉人,讲师,硕士,研究方向:英美文学。

主义是一种人道主义》于1947年引入到了美国。最初,二战后初期的美国逐渐恢复了自信,似乎以焦虑、恐惧、绝望、死亡等悲观颓废情绪当作主题的存在主义并不受国人欢迎。但自五十年代开始,美国垄断资产阶级在国内外都受到了重大挫折,国外战争与经济竞争的屡屡失败,国内通货膨胀严重,种族斗争和学生运动愈演愈烈,严重的生存危机使越来越多的人感悟到“人生到处要碰壁的严酷滋味”^[6],产生了苦闷、矛盾、彷徨的情绪情感,美国最终也成为了存在主义发展的新阵地。

存在哲学思想在美国有很深远的影响。很多知识分子和有影响力的艺术家都在存在哲学思想中找到了共鸣。具有较强思考力的美国作家们,他们在沉重的社会现实面前就人的存在的可能性、存在的意义和价值,乃至存在的方式开展了更为深刻广泛地思考和探索。这一时期的美国文学作品承认上帝不是全能的,也充分强调人的价值与力量。他们作品中的主要人物,大多都在一个缺乏道德和宗教信仰的荒谬世界中努力地寻求自己的身份和存在的证明,过程是漫长、曲折而处处碰壁的,结果又往往充满了无奈与失败,作品中充斥着孤独的个人主义和凄凉的伤感色调。

二 “存在”的困惑:荒诞的外部世界与异化的自我

人类自身的存在,是建立在对自我存在以及外部世界参照的双重肯定的基础之上的。因此,当个体自我对“存在”产生质疑,群体对异化的“个体”产生排斥,个体所生存的外部世界又陷入荒谬的逻辑之中,人类对自身的存在必然产生不可逆转的困惑。人类进入20世纪,两次世界大战、德国野蛮的种族清洗、核时代的到来、冷战、经济萧条等等,对人类社会造成了惊人的破坏,也在人们的心灵中留下了难以消除的阴影。让人们在感受到社会历史的荒诞时,面对生命的脆弱、精神信仰危机和个体异化现象,不由自主地对个体生命和人类存在的价值产生了深深的质疑。

(一) 生命脆弱:死亡笼罩下的阴影

正如日军石丸在日记所苦苦追问的那样,所有经历战争、死亡威慑的人们都在思考一个问题:“我想不明白——为什么呢?生下我来,又要死去。为什么呢?到底为了什么呢?究竟意义何在呢?”^[7]第二次世界大战比第一次世界大战波及范围更广、伤害更深远、损失更大,几乎全世界都笼罩在死亡的阴影下,从来没有这样离死亡如此之近,而人在大规模杀伤武器、极权下所表现出的脆弱,更是深深

地震撼了很多人。无论是诺曼·梅勒的《裸者与死者》、约瑟夫·海勒的《第二十二条军规》中对战争场面的直接描写,还是冯尼格《第五号屠宰场》的科幻化演绎,无一不彰显着战争血淋淋的残酷。战场上,“杀个人真像拧死一只鸡那么容易”^[8],人就如同牲畜、甚至是一条毛毛虫一般,“无遮无掩、任人摆布、毫无保障”^[9]。如果生命如此脆弱和短暂,那么人是否存在?存在的价值又是什么?萨特存在哲学认为,短暂的“存在”就等于“不存在”;而在死亡面前,由其它原因所引起的焦虑都是无足轻重,因为死亡揭示出生命的短暂,它使生命终止,使生活的意义突然消失。因此,在受到死亡如此严重的威胁之后,人们或者表现为更为积极地热爱生命,或者变态地表现为对生命的质疑,甚至是为了证明生命的存在而采取一些极端的行为。因此,我们就能够接受《第二十二条军规》中众多人物的非健全和不健康,理解作者所描述的或精神崩溃、或行尸走肉,而大多最终死亡的人类存在状态;甚至也就能够理解在二战后所出现的“垮掉一代”,以及杰克·克鲁亚克《在路上》一书中所表现出来的焦虑、逃避以及主人公类似于朝圣的游走于路上的行为。

(二) 精神危机:“上帝已死”的宣告

相对于肉体的脆弱,精神信仰的危机对人的摧毁更为严重。西方的发展历史上,宗教是解决人类世界中一些重大问题的“万能钥匙”,上帝的存在是人们强大的精神支柱。随着人类社会的飞速发展和科学技术的进步,宗教在人类思想中的主导性地位被理性化思潮所代替,最终尼采宣告了“上帝”的“死亡”,但人类精神家园却开始荒芜了。尤其是在二战后,美国资本主义现代化进程,功利主义思潮极端化的传播,对物质和权势的顶礼膜拜,使人们越来越多地体验着焦虑、空虚及对死亡的恐惧。人类失去了精神家园,失去了安身立命之所,在自我的路上迷失了前进的方向,社会变得更疯狂、更荒诞。人们所能感受到的只有孤独、压抑、无助、绝望,自身的存在似乎都是没有价值和意义的。梅勒的《一场美国梦》中的主人公斯蒂芬·罗雅克正是这样一个典型形象,他本来是一个“战斗英雄”,受到良心的谴责,却在战后的美国社会中受到来自丑恶权势的压迫,因不肯妥协而无法立足。相对温和一些的还有索尔·贝娄《赫索格》的主人公赫索格,他受到来自妻子、朋友和周围人的歧视、算计和漠视,在充满焦虑、厌烦、恐惧和绝望的精神状态下为追求自我的存在进行了一系列徒劳的探索,最终在一种看似平和,实际上却是消极的状态下保持了沉

默。与他们相同的还有厄普代克《兔子四部曲》中的主人公哈利,在精神被摧毁之后,他们的人生沿着“反抗——逃离——妥协”的轨迹运转着。

(三) 身份迷失:生命个体的异化与被排斥

自古以来,人类就不断对自我存在产生疑问,“我是谁?我从哪里来?要到哪里去?”,对于自我身份的确认以及身份的异化和缺失,一直困扰了几乎所有的人。萨特说,人人都是一座孤岛^[10]。如果个体生命被“异化”,与群体产生了明显的不同特征,就会被排斥在群体之外,那么个体这种孤独和迷失的感觉将会更加强烈。细分析之,主客观两方面原因分别造成了“身份”异化、被排斥和迷失的现象:

一是主观原因,生命个体本身有着强烈追求梦想、维护个性的意愿,进而在主观上不愿与周围的外部人群和客观环境妥协。相对于被排斥的“孤独”痛苦,他们似乎更加无法忍受的是放弃个人所坚守的社会认知和个人原则。例如,《第二十二条军规》中,约塞连甚至主动抛弃了象征自己的“身份”制服,让前来为他授勋的上级无所适从,而最终他更是坚定地选择了逃离战场;再如,《兔子,跑吧》中的哈利,离家出走正是他自己主动放弃与群体相融机会的具体表现;而在《一场美国梦》中,与周围环境格格不入的罗杰克曾经想过自杀,这在一定程度上也是主人公对包括妻子黛博拉在内的外部势力的消极对抗和自我身份的放弃。

另一个是客观原因,是外部环境对个体生命身份毫不留情的消解与剥夺,具体体现在美国对于黑人及其他人种的排斥。非裔黑人是作为一种被剥夺了人的身份的“物”而被带到美洲大陆来的,他们失去了象征身份的“姓名”,被割断了他们与祖先的联系,被高高在上的“主人”们冠以代码、绰号,或是随心所欲的称谓。对黑人“身份”的剥夺,是美国发展历史中的丑恶事件,非裔黑人寻找“根”和“身份”是美国黑人文学的沉重主题之一。在理查德·赖特的《土生子》、拉尔夫·埃里森的《看不见的人》和托尼·莫里森的《所罗门之歌》等优秀的黑人文学作品中,处处可见黑人寻而不得、错寻不得以及最终寻得的坎坷经历。相对于黑人,一些少数种族,如犹太人,他们在美国社会的待遇要好很多,但他们仍能感受到因信仰、生活习惯不同而被排斥的感觉。索尔·贝娄正是一名犹太裔作家,他的《赫索格》中的主人公也正是一位犹太人,《裸者与死者》中的罗思、戈尔斯坦,也都在“美国”身份与“犹太”身份之间挣扎着、摇摆着。

三 “存在”的证明:激烈反抗、自我放逐与消

极妥协

存在哲学视角下,荒诞世界中人类身份缺失、归属无依,流浪、无根且永生孤独。为了逃离这一境况,人们在这一看似虚无的过程中或激烈反抗、或自我放逐、或消极妥协。

(一) 激烈抗争:《白种黑人》中所崇尚的“希泼斯特”

诺曼·梅勒是一位具有极强个性的作家,他于1965年创作《白种黑人》中所描述“希泼斯特”最为全面地体现了他身上所富有的反抗精神和强大勇气。梅勒认为,美国社会正在抹杀人的思考能力,并使之成为俯首帖耳、顺从庸碌的“人”,这情况远比由其他邪恶所造成的灾难更令人难以接受,必须以黑人般的勇气和反抗精神,反叛原有的社会价值体系,避免循规蹈矩和个性丧失才是真正意义上的“存在”。《一场美国梦》中的罗杰克正是梅勒按照美国存在主义者“希泼斯特”模式所塑造的主人公,罗杰克为了避免自己成为“庸人”而选择在仕途一帆风顺的时候放弃,“我离开政坛的速度与我当上议员一样迅速”。^[11]而杰克·克鲁亚克《在路上》一书中如同风一样自由的萨尔·帕拉迪斯,也是具有强烈反抗意识、勇敢追求自我的、“希泼斯特”式的人物,他以蔑视权威、无所畏惧、不循规蹈矩、敢于冒险的精神和勇气,郑重地向不合理社会体制及其意识形态提出了挑战。

(二) 自我放逐:《赫索格》中赫索格的最终沉默

贝娄通过《赫索格》生动地塑造了一位典型的美国知识分子形象,主人公赫索格是一个典型的贝娄式人物。在荒诞的当代文明世界中,赫索格与人真诚交往,却被人认为是“脑子有毛病了”,甚至被认为在“进行欺骗”。在经历了一连串打击、误解和失败之后,他才明白自己其实生活在一个不可理喻的世界上,自己的存在是毫无意义、价值和前途的,赫索格的精神完全陷入了困境,成为了一个孤独的异化者。最终他在一种消极妥协的状态下回归到了平静,结尾处的赫索格“对任何人都不发出任何信息;没有,一个字都没有”。^[12]赫索格力求在荒诞世界和自己的不被荒诞世界同化中保持一种平衡,也就只能以这种沉默的姿态与外部荒诞世界静静“守望”了。

(三) 消极妥协:《兔子四部曲》中的老年哈利

《兔子四部曲》是约翰·厄普代克艺术创作的最高成就。这部历时30年才创作完成的系列作品贯穿了作者的一生,更见证了美国社会四十年沉寂、动荡和价值消亡的发展历程。哈利是《兔子四部曲》中的主人公,面对日益复杂的社会政治、经济、

道德、文化问题,一个普通的美国人变得麻木与茫然,从开始的反抗到后来的逐渐麻木,哈利逃跑过、追求过、抗争过,最后却不得不承认自己只不过是一只小小的“兔子”而已,只能与自己的命运相妥协而已,这也正是那一代大多数美国人面对社会这台巨型机器的最终的、无奈的,但又似乎是不得不做的一个选择。兔子哈利也因其所具有的典型性意义而为人们所认可和接受。

四 结语

美国文学批评家威廉·斯潘诺斯在1966年指出:“存在主义不仅仅是一场哲学运动,它已经成为

了敏感的忧虑的现代人审视当今世界的视角。”^[13]二战后的美国人面临着深刻的生存危机感,这使得更善于进行深刻、全角式思考的美国作家们在存在哲学的牵引下进行了大量的艺术创作,着力描述了人们在不同处境下寻找自我身份、证明自我存在和实现自我价值时所面临的困难、痛苦与无助,引导人们反思二战后充斥在美国社会各个层面的暴力、欺骗现象,昏庸、腐化、集权的官僚机构,种族歧视,社会对个性的扼杀等问题,成为人类自身存在和抗争的重要证明,在美国文学乃至世界文学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注释及参考文献:

- [1][法]加缪.西西弗神话[M].杜小真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12:18.
- [2][德]尼采著,周国平译.尼采读本[M].北京:作家出版社,2012:234.
- [3][4][5][法]萨特.存在主义是一种人道主义[M].周煦良,汤永宽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5:113.
- [6][法]萨特.存在与虚无[M].陈宣良等译.北京:三联书店,1997:51.
- [7]王云弟.存在、虚无、自然——对《裸者与死者》存在追问的沉思[J].河北师院学报,1996,3.
- [8][9][美]诺曼·梅勒.裸者与死者[M].蔡慧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97:11,49.
- [10][法]萨特.存在主义哲学[M].徐崇温译.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6:19.
- [11][美]诺曼·梅勒.一场美国梦[M].石雅芳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1:73.
- [12][美]索尔·贝娄.赫索格[M].宋兆霖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6:409.
- [13]盛宁.二十世纪美国文学论[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3:259.

Existence? Existence!

——The Analysis Of Post -WWII American Novels Under Existentialism

JIN Ming

(English Department, Sichuan University for Nationalities, Kangding, Sichuan 626001)

Abstract: Existence is always the motif in philosophical field. American society was in a special turbulent period and American literary writing was in a blossoming stage after the WWII. Existentialism was reflected among these Post-WWII American Novels. Americans were still in loneliness, oscillation, alienation and the shadow of death, because of the “God is dead”. These writing thought deeply about such themes as the purpose, identity, fate and choice of life. These thoughts prove the struggling and existence of human being. Existential writing weighs heavily in American even to the whole world literature.

Key words: WWII; Existentialism; American Novels

(责任编辑:张俊之)